

走在精神故乡的幽径中

飞白

句子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随遇而安的妥帖，让人对故乡，对时间轴回溯的观望，变得那么柔软，那么治愈。我想，这也是乡愁这种情感力量，携带的与生俱来的本能。陈果儿是一位会用中国传统气质书写新乡愁色调的现代诗人，你在她的文本中基本上看不到很明显的“翻译腔”，或者是那种很“西化”的处理方式，甚至她就是在跟你面对面讲述一种生命抵达一定困境之后的释然与超脱。对，我想到两个词，苦难和放下。她的诗歌中深嵌了我们最普通老百姓，各种日常生活经验和情感价值取向，司空见惯，却也视若无睹，但诗人就是能够化凡常为神奇，把那些老旧、陈腐、落寞以及荒芜，展现出另一个侧面，那便是醇厚、香浓、亲切和新生……，“寒露来临，大雁向南方展开翅膀”“大雁在空中鸣叫/排着队形，为天空留下好看的空白”“韭菜和茼蒿属于同类，它们并育而不相害”，这种句子到处散落，如星光，照亮黑夜的深重。

诗人写故乡，那些旧人、景物、往事、心绪都清晰摆在面前，是她儿时记忆的文学再现，也是她精神色调的诗质重构。我们长大，离开故乡去到异乡谋生、过日子，其实内里都是故乡打上的烙印，只是更多时候我们不太留心这些更为隐秘的巨大能量，在某个契机来临时分，它们就会朝着你蜂拥而至。我想说的是，海德格尔讲过一句箴言：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没错，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诗人，所有心怀悲悯和良善的诗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诗写去践行这个天然赋予的职责。在陈果儿的乡愁诗歌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质就是赎罪感，这里指的并非现实生活中的罪责原谅，而是指代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重定义和新秩序的确立。比如，《父亲原谅了那年的冬天》，对于个人而言，其中的具体事件也许并不是那么关键和重要了，但那一刻连通到了若干年后的现在，对于诗人眼中的父亲，所表现出来的解脱和放下，才是真正令人深感宽慰和释然的。诗歌写到这里，我想已经不是文艺层面的呈现物了，更像是作为一种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是更高层次的涉及灵性之类的考究和探幽。诗的内涵与外延被大大拓展，其隐含的肌理与阅读的褶皱时常触碰到更多受众。

诗人笔下的诗性匡冲，以诗集的形式集结出现在读者面前，是对这个地方一次最独特的精神面貌的展示和时空构建。当我向编辑了解相关诗集相关情况时，把这个“匡”字理所当然地念错了，凡事想当然，免不了闹点笑话——但我始终对这个

从未知晓的“故乡”抱有最恳切的敬意。作者写物象，有着清风徐来的气息和节奏，情感的表达非常及物，很少有高蹈虚空的意象，多的皆为原物呈现，只是多了时间的藤蔓和精神的气息，我在想究竟是这个匡冲给了诗人如此丰沛的给养，还是诗人的艺术创作重塑了一个别样的“故乡”？两者兼而有之，就像她写的“春天里所有的事物/都在生长……慈祥地，照着母亲/也照耀着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不由会联想到自己的故乡，自己在时间的那端那个曾经的自己，或者更多难以名状的情愫，它们都在你阅读的时候，悉数到来。

乡愁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它由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交织而成，在其中表现为一种对故土家园的深深眷恋之情，以血缘亲情为基础，形成了乡愁书写者共同的精神家园。诗人在这部集子里，重点抒发的除了亲情为基调的这种情怀，更为丰富新颖的是展现了某种新乡愁的诗歌书写范式，是一种和故乡保持一定距离之后的内心审视与命运审视，读者可以借此打通自己和故乡那根神秘联系纽带的可能性。其实我们面对的每一天，都在面临“返乡”，但很可惜，很多已经和正在返乡者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这伟大而光明的使命，究竟意义何在？它指向诗人自身意义，指向现代性变革之后的社会生活，凡此种种都为新乡愁诗走向开启了某扇微光微明的天窗。从这个视角来看这部诗集，似乎有了更多欣喜的味道。

对于作者我内心似乎还抱有更多期待，在尝试此类创作主题之后，该转向何方？如何转？借助什么样的一种契机完成转向？用异乡生活的气质和精神写出与乡愁同样调性的诗作，算不算得是一种反向的创作路径，当然，我只是假设，诗人必然有自我完善提升甚至更美丽蝶变的一切可能性。当我们一同走在精神故乡的幽径中，放松、愉悦、沉静、无我，诗其根本不用去创作和书写，这本身已经完成了诗的自我诞生、自我养育、自我确证。



拿到这本诗集样稿的时候，正值江南的深秋，傍晚的黄昏中，我看到夕阳以一种盛大且浓重的悲凉，向大地上栖居的万物物种投来彻底宏阔的内心照拂。我正翻到《匡冲诗篇》中的第一首，“岁月的刀斧，/未能砍倒房顶上的炊烟。/一棵苦楝树陷进深深的回忆里……”，似乎诗人写出了时空场景置换后，我在那一刻感受到的同样心境——对于故乡，这个不同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地理存在，和诗性的原乡，长久地保持着秘密而不宣的深情厚谊。陈果儿我素未谋面，但她通过诗歌，为我和更多读者营造了她心底那个充满记忆色彩和精神气质的美好画面。

整部诗集分为五个部分，以“犁头闪着饥饿的光”开始，“走散的细雪”再到“旋转木马”“孤独的邮筒”，最后指向“落叶的归宿”，我在细品这些命名的时候，忽然发现其中隐含着奇巧的逻辑关联。我发现她的起始篇目是从某种倒叙开始的，是一种惊回首的反观和凝视，时常吐露生命的况味和一点淡淡的怅惘。“我常常在屋前的空地上眺望/秋风如索命的利刃……我的祖母躺在高处/依旧有生前的安详和此慈祥”，这种带着“死亡”气息的叙述语调，并未带来过多的阴郁和萧索，相反我在她宁静中和的书写语境中，读出了对故乡的造物主一般的仁慈与厚爱，她自己也写道“当时，我们没有/太多的悲伤”。诗人用这种隐忍节制的文学处理手法，给了诗歌一种内向生长的张力与力道，但我更愿意相信的是她真实的情感在



陈果儿诗选

记号

父亲习惯在日历上做记号
重要的日子都提前折叠一下
皱巴巴的日历，像父亲脸上的皱纹
不能舒展。日历背靠在墙上，
发出生铁的味道，剥落的红色
血点一样飘落。日历越来越厚，
日子越过越厚，季节在父亲的手中滑落，
布谷鸟鸣叫，折叠的谷雨冒出新芽，
寒露来临，大雁向南方展开翅膀。
那年冬月初三，父亲停留在77岁，
他没有亲手将日历做出记号——
从此，这个重要的日子，被我一次一次在心里折叠，每折叠一次，
松针就会落下一些，金樱子也开始由青泛红。

看云

母亲年轻的时候
喜欢看地里的玉米田里的稻穗，
偶尔也埋怨疯长的革命草混迹禾苗里的稗子。

现在的母亲整天坐在门口
看行人稀少的小路，
目光跟随着每一辆车
每一个行人。

延绵不断的山坡
总是遮挡了视线——
有时，母亲也看桂花树看山、看山顶、看天空“你看，那朵云！”
我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
依稀出现了父亲的背影。

我常常眺望深秋的山岗

东西走向的匡冲——
深秋的时候，阳光早早地洒在南面的山坡上。
我常常在屋前的空地上眺望，

秋风如索命的利刃
沿着山岗，落叶是正在退去的湖水。
我的祖母躺在高处
依旧有生前的安详和慈祥。
再往下看，多年以后的冬天
我们把父亲也埋葬在那里。
像把初生的婴儿递给他的母亲

乡愁是一首不老的诗

故乡的河流日渐清瘦。两岸收紧，
替它说话的流水，隐藏着漩涡。燕子，去了

又归。街着春风，翅膀下的闪电，
击中故乡的屋檐。岁月的刀斧，
没有砍倒房顶上的炊烟。
一棵苦楝树陷进深深的回忆里……
童年的小鹅花沿着牛蹄印，
可以找到失传的星空图。

西边的山坡，又添两座新坟。
旁边的落叶如潮水般退去——
落日是送走的乡亲，
当暮霭慢慢升起，托起群星，
当泉水和山谷开始收集鸟鸣，
村庄越来越老，乡愁，越来越清晰——多像离去的父亲，
隐入群山之中，隔着时空，叫着我的小名。

新雪落在旧雪上

新雪落在旧雪上
加重的白像是一层更深的虚无。
雪的一生都在掩盖，
落在匡冲的雪一层层地掩盖了我的童年和青春
掩盖了我的父亲和其他亲人。
我的母亲住在父亲造的新屋内
雪落满了屋顶——
腊月里我们回乡
远远地看到飞舞的雪花中，
母亲站在门口
花白的头发，雪一样像个虚词。

犁头闪着饥饿的光

杨树梢头接住从山坡上返回的东风，
父亲坐在石碾上
使劲地掐灭手中的烟蒂。
一束阳光打进老屋，照在靠墙根的犁头和铁耙上，
暗红色的锈迹和灰尘闪着饥饿的光。

闲了一冬的老牛吃着枯草
反复咀嚼的嘴边挂满白色泡沫。
父亲牵着它去河里饮水
他们的影子在水里重叠。
那时，大雁在空中鸣叫
排着队形，为天空留下好看的空白。

匡冲的雪

初冬的夜晚，我们围着火炉说话
夜色下的匡冲
像一帧滚动着的默声电影。
雪就要落下来了
加重的夜色有风无力托举的轻。
我们说起从前，说起饥荒的年月
几个趁夜色回家的匡冲人
倒在就要进村的路口。
母亲的声音越来越低
几缕白发在火光中跳动
像缠绕她一生的藤蔓。
我挪动身体，依偎着母亲。
雪有时冰冷
也有时满心慈悲，
那年的雪落在那几个人身上
帮他们堆起，几座洁白的坟茔。

雪中听鸟

晃动树叶的不是只有风，
还有鸟鸣。它们湿漉漉的叫声
从这个树梢传到另一棵树梢，
像跳动的火苗。一些雪白的词语
预言一样落在樟树桩上，
遮盖着新添的伤疤。
我站在阳台上，看见一片细小的雪花
轻盈地落在玻璃窗上，
我用手靠近它，瞬间一滴泪痕向四周散开。
寒风尖叫，起伏着冰冷的潮沙
没有人读懂腊梅，
替它传递春天的讯息——
我听懂了鸟鸣，在白色的世界里，
它的鸣叫像黑色幽默——
突出、清澈。

回乡记

冬日里的田野有些寂静。
落日斜靠在山头，它的光线和炊烟纠缠在一起，
没有立即散开。
荻花的头颅

走散的细雪

——《匡冲诗篇》诗集分享会成功在北京举办

钟禾/文图



2025年2月，六安诗人陈果儿的第一部诗集《匡冲诗篇》诗集分享会成功在北京壹等书房举办。出席活动的诗人有大卫、王夫刚、孤城、符力、江汀、陈勇、周启刚、川木、肖雪涛、马文秀、韦庆龙、白子文、花瓣雨、马泽平等20余人。

据悉，《匡冲诗篇》是诗人陈果儿的第一部正式出版发行的诗集，其中收录了陈果儿写作五年以来，发表在《诗刊》《诗歌月刊》《绿风》《诗选刊》《当代人》《草堂》等刊物上的100余首诗歌。

在分享会上，诗人大卫认为陈果儿的诗语言质朴、优雅又清澈，将日常事物入诗，而又赋予哲思。陈果儿还擅于用言简意赅与意味深长的语言，写出生活被忽略的部分。

《滇池》副主编胡兴尚在分享会上说，诗人陈果儿的笔触着力于地理意义上小小的故乡，亲眷、物事、人情，平淡兼具深沉，幽微不失辽阔。她的诗是陈述的，避开遮蔽和覆盖，还笔下的一切于本真，因此饱含真切而热烈的内核。一个向光而行的诗人，其诗歌必含净化之力，对万物怀着平和、隐忍、接纳、理解、宽容，明澈的诗性调和着尘世的黯淡，轻润的叙述舒缓现实的深灰。

诗人张二棍评价，乡愁起落，诗意漾荡。《匡冲诗篇》，不是与故土的告别，而是一次次记忆的供奉。也许正是因为陈果儿的诗歌构筑，“匡冲”才真正呈现。

诗人、批评家杨碧薇发言说，陈果儿的诗具有突出的日常性特征，是对日常性的复魅。诗人密切关注着日常生活里的情感体验，以及个人经历中的内在沉积；用感悟与回忆不断强化日常的诗性，以细腻柔软又不失文心的笔触书写人间的情意景致。

诗人吴小虫说，陈果儿的诗是内敛的，紧贴自身和内心，质朴中有诗意的闪烁和人文关怀的外延。她的诗是小的，但这种小诗把周遭纳入她自身的构建，并不断进行互证，因此她的



诗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大的，关于生命、亲情、乡愁、自然。

王夫刚、孤城、江汀、符力、川木、陈勇、马文秀、韦庆龙、马泽平等诗人也从不同角度，给予了陈果儿的诗歌写作高度评价，并期望陈果儿继续保持独有的诗歌特质，取得新的成绩，将安徽六安匡冲这一地名，打造成具有深刻辨识度的文学地标。

来源：中国诗歌网



选自陈果儿诗集《匡冲诗篇》